

陈义忠 著

隐情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隐 情

陈义忠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GIP) 数据

隐情：中短篇小说选 / 陈义忠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
1999

ISBN 7—5059—3459—7/I·2637

I. 隐… II. 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5491 号

书 名	隐情
作 者	陈义忠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朱 蓓
责任印制	胡元义
排 版	江兴盛
印 刷	嘉联印制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20 千字
印 张	9.2
版 次	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6000 册
书 号	ISBN7—5059—3459—7/I·2637
定 价	1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

一幅生动的小镇风情画

——序《隐情》

吉狄马加

很多年以前，我曾经在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上，谈到过一个观点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缺少这样一类作家，他们就像写《死水微澜》的李劫人，写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的沙汀，写《乡间的悲剧》的蹇先艾。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不少所谓当红作家的作品，他们的创作缺少应有的乡土文化的根性背景，其作品展示的内容大都是平面的，他们所提供给读者的，除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外，我们无法从这样的小说之中，真正感受到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意义。小说是什么？就我所知，要让一百个作家来回答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，他们的答案也将是各不相同的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读李劫人，仍然会感受到他小说的生活与艺术魅力的无穷，他的小说给我们提供的，绝不仅仅是小说本身作为一种艺术方式，还因为他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从社会学、民族学、人类学角度都能解读的完整世界。难怪早在这个世纪三十年代，郭沫若先生就把李劫人誉为“中国的左拉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李劫人是这样，沙汀和蹇先艾又何尝不是这样呢。为此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梦寐以求在西南的作家群中，有人能真正继承并发扬这种来自本土的、伟大的小说传统。但是非常遗

憾，这十几年来，我虽然看过一些作品，它们试图在这方面努力，可是终因他们的小说缺少生活和文化的底蕴，往往写出的都还是皮毛。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一些作家舍弃自己的特殊优势，只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观念上作文章，致使他们的小说缺少更深刻的历史内涵、更丰富的语言和民俗背景。

以上我说了这么一通，还没有真正涉及到陈义忠的小说，那是我想借用几个大家熟知的作家，来说明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。其实就地域小说而言，以福克纳为代表的美国南方乡土文学所取得的成功，是当今世界文坛大多数人所共知的，当然这里所说的乡土文学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，正如福克纳所说，他要在一张邮票大小的乡土上，写出人类的欢乐、痛苦和梦想。作家本人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人类意识。看陈义忠的小说，无论是《隐情》、《天意》、《小镇风流》、《碾房女》、《冬日》，还是《碎玉》等，虽然他的小说在叙述方式是传统的，有时近乎于刻板，但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所展示出的一切，都是从活脱脱的生活中来的。在这里没有矫饰，对人物的刻画细致传神。许多精彩的人物对话，表现了山乡小镇老百姓所特有的幽默。尤其是对山乡小镇环境的描写，更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可以肯定，陈义忠所选择的这条属于他自己的小说道路是正确的，他首先选择了本土，选择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。尽管他有的小说还是一块坯石，需要进一步的加工和打磨，使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得到更大的提高。但让人可喜的是，陈义忠用他真实的笔触，为我们提供的这幅当代山乡小镇风情图，的确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。我想只要陈义忠不断地朝着他认定的这个方向去努力，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写出无论从思想意义、文化意义，还是从美学意义上来讲都是上乘的好作品。我们期待着。是为序。

2000年3月11日北京

目 录

序

吉狄马加

碎玉	(1)
小镇风流	(4)
赌品	(20)
冬日	(63)
遗憾	(79)
天意	(101)
碾房女	(147)
隐情	(155)
尴尬岁月	(168)

野露	(195)
市井人家	(218)
命运	(245)
病	(250)
闲话	(255)
沽名	(258)
后记	(269)

碎 玉

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黄昏。

太阳隐没在山后去的时候，小街上突然爆炸性地传出一条新闻：王老五在坟地里种南瓜时，掘得一只极其精美的玉镯。玉镯表面洁白无瑕。镯子中心有一条鲜红如血、细如发丝的红线环绕。这消息，把人们震动了。一些自以为很有鉴赏力的人被逗引得饭也顾不上吃，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王老五家门前。

王老五，这个四十多岁的、高高大大的汉子，前些年，穷愁潦倒，郁郁寡欢，很少跟人交往。现在呢，他高雅不凡地现出一脸骄傲的微笑，站立在这些一向瞧不起他的人中间，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摩娑着那只精美的玉镯，心想，这些自以为很体面的人，过去与自己沟鸿难逾，如今却似乎有小桥相通……他得意地咧开嘴，嘻嘻地笑起来。

“五哥，给我们看看，行么？”人群中有人要求道。

王老五敛住笑，眯着眼，双手紧紧地把玉镯护在胸前，退后一步，戒备地打量面前这些张眉碌眼的人，好一阵才说：“这，这是宝物，能随便看的么？”

围观的人好象都折了锐气，哑然了。

晚天是赤红的。夕照之下的小街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暗紫色的雾霭，显得恬静、美妙。

“一点儿也不错！”一个外号叫小诸葛的人忍不住开了腔，缓缓地说：“敝人不是充内行，珠宝古玩，奇珍异宝，见得少么？真色的么……”他顿住话，嘿嘿地一阵冷笑。

“这有啥稀罕，我们家的老祖宗……”

“现今科学虽然发达，但真假谁能说清楚！”

“是嘛，假家伙！”

有些人撇着嘴，一边议论，一边相互递眼色。

“怎么不真呢？”王老五急了，把玉镯向人们眼前一晃，鄙夷地说：“这么白净光亮，里头红线绕圈转，谁敢说不真！”

人们张大嘴巴，眼睛圆睁，脑袋随着他的手势在转动。

“哼！”王老五把头一扬，说：“这岂是凡人受用之物？那红线，是富贵人的血溶进玉里变的。老辈人说，戴上它，一可以防病，二可以驱邪延年益寿！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小诸葛不甘心这珍贵之物落入王老五之手，眉头一皱，说：“如果真色，可说价值连城。可是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你的造化……能辩认真假吗？”他摇摇头，眼珠朝四下的人骨碌碌转，人们便哄笑起来。

王老五稳不住了，使劲一跺脚，高声道：“这哪一点不真色？”说着，气呼呼地伸开五指，亮出玉镯，“你们拿去看个究竟，免得净说屁话！”

人们先是一惊，继之得意一笑，抢着先睹为快。

“争啥子？”小诸葛脸一沉，一双鹰爪子似的手早夺过玉镯，一边做出仔细考证的样子，一边转动眼睛，说：“看，看，这色

泽，这体质，全是假的！”

其他人传看一番，又面面相觑一阵，嘴里发出一声声长叹，接着，都按小诸葛的调儿，加油添醋地批评起来。

王老五一下子散了架，萎蔫地嗟叹道：“未必真是假的？不信，不信！”他不禁惘惘怅怅地仔细端详着手里的玉镯，不吭声了。

“不信？”小诸葛眨巴着眼，说：“这是瓷料做的！那红线么，是灌的红墨水！不信，你砸开来看！”

“我们这个穷旮旯，能有这种东西？”

“从古至今没有过……”

“捡粪你有命，拾宝呀，没份！”

人们一阵议论，一阵讥讽。

王老五象失了魂，顿时心慌意乱，目光呆滞，手脚无措了。

“砸开看！”小诸葛厉声道。

人们也狂叫起来：“砸！砸呀！”

这时，王老五垂着头，把玉镯不住地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渐渐地，也觉得手指触到的真是一文不名，粗糙得与自己的手掌有一比的一支假玉镯。他把脚重重地一跺，手高高一举，然后用力向地上一甩，“当啷”一声，那玉镯便碎成几段。围观的人张着大嘴，鼓着眼睛，伸长脖子慌乱一阵，然后都揶揄地笑了。

霞光溶溶，轻风拂弄。王老五拾起一小节碎玉，觉得有一种透心的冰凉。他的眼睛发潮了，周身一阵颤抖，粗厚的嘴唇蠕动着，呐呐道：“这真是假的么？”……他猛然感到伤心，而与此同时，旁边的人们显出一种庄严和安然，而又觉得这个时候是异常静穆而又严肃的……

小 镇 风 流

小镇被夕晖染得昏黄。赶场的人散了，大铺子也正忙着关柜台，外地来的小商小贩早收摊赶车走了。还滞留在街上的，是几个三天一会面的酒鬼，扯起声音在酒馆里划拳。

桃花自从改做成都小锅米粉后，生意很好。今天又收了个早堂。她收堂后，什么事都懒得做，店堂里的杂务事都由俚二包了。她就斜斜地靠在大门边嗑瓜子观街景。往往在这样的時候，她都会换一身合体好看的衣服，擦点粉，抹抹口红，画画眉毛，显出一种妖娆。她本来长相就漂亮，身段又好，经这一翻打扮，更是风姿绰约。

许多人说她是镇上的一个美人。

俚二把灶火封好了，花眉花脸的窜到门边，探头看了看天色，说：“桃花妹，上场口李云爸家的煤巴还没有做完，怕落雨，我想去加个班。”

桃花斜他一眼：“这样子去？”

俚二说：“反正去搓煤巴，做完洗一样。”

“嘿，俚二！”桃花有些烦了，“我说真的，你不怕臊皮，我还怕呢！”

俚二笑了笑，退进屋洗脸去了。

对门曹矮子家的米皮没有卖完。俩口子正在吵架。曹矮子家女人很泼辣，骂的话很难听。

桃花听着很好笑。

俚二洗过脸就匆匆出门，他走路像鸭子，摇摇摆摆的。一路走一路还唱歌，唱的是语录歌，反让人觉得很新鲜。

俚二是桃花的堂兄。

对面没有吵架了。街上只有几个娃娃用绳子拖着一块骨头在逗狗玩，也没有熟人过路。桃花正要转身进屋，突然哗啦一声，一盆水冲街泼过来，溅湿了她的裤脚。她抬头一看，正是曹矮子女人泼来的。想到这女人这些日子总向她翻白眼，在背后说她闲话，她便气得脸上泛白，一气冲到街中间指着那女人骂：“狗日的烂婆娘，眼睛长在胯夹去了！”

那女人安心与她吵架，把盆子往地上一放，双手叉腰，八字脚一摆，回骂道：“老娘烂烂在一个老公身上，娼妇那两块才真正不值钱，是虫是蛇都爱爬，镇上谁不知道你，一只骚母狗！”

“你才是骚母狗！”桃花没有那女人骂的花样子多，显得有些怯阵。

那女人骂道“你生意好凭的是哪门？还不是凭那一张风风骚骚的脸相拉客，你哪里是在卖小吃，是在卖肉！”

“你才在卖肉，卖你那身肥肉！”

.....

她们你一句我一句地顶着骂。街上很快拉起了人圈子。镇上的人喜欢图闹热，谁骂得最刻毒、最难听，围观的人还要起哄助威。

勾子嘴自以为能说会道，上去劝说好一阵，但谁也不理会他。当他要去茶馆的时候碰见了镇长，就说：“镇长呀，场中间两个女人骂架，骂得真是有伤风化，你当父母官的，赶快去处理吧！”

镇长果然出面制止了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不知她们还要骂多久呢。

二

桃花的男人是镇上一个不务正业的人，吃喝嫖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镇上的人都喊他叫“杆子客”。桃花在镇里的中学读过书，后来到广州去打过工，不知为什么又跑回来了。回来后嫌乡下苦，三天两回的总往镇上跑。后来在电影院门口认识了杆子客，杆子客对她很大方，在她身上舍得花钱，几天嬉嬉闹闹之后，两个年轻人就裹上了。杆子客的老娘见桃花人生得不错，就让他们结了婚。谁知桃花过门才三天，杆子客就把她抛在一边，又伙起几个赌友成天成夜在外面赌。有一次桃花被婆婆责骂了一顿，说她套不住男人。还说套不住男人的女人不是当家理事的好女人。为此桃花暗里哭过好几场。后来婆婆死了，桃花对男人更没法子。有天夜里，男人竟然拉了个四川女子进了屋，要她让铺。她不依，被男人一顿狠打。桃花原也不是爱他这个人，只图能到镇上来吃碗闲饭，谁知这碗闲饭并不好吃。后来，男人为了一笔赌债动了刀杀了两个人，幸亏人

没有死，才被法院判了十年徒刑。

男人被关进监狱不久，桃花就请人把房子改修成店堂，也想跟着对门曹矮子家女人一样做米皮生意。这些日子，那女人对她很同情，一有空闲就过来和她说话，宽慰她。她想她会教她的。谁知那女人几句话就把她推到一边去了。她一点不灰心，锁上门到县城表姐家去学了一个月，磨浆、蒸煮、调佐料全都学了回来，而且做出的凉米皮、热米皮比对门的好，自然把对门的生意挤兑得恼火。那胖女人无奈，只好拿自己的男人娃儿出气，几乎是天天都要指桑骂槐地骂。她心里明白，总提防着，很不愿意把邻里关系弄紧张。她知道没有男人的女人做什么都要小心，不然就会招惹许多是非。

米皮店开了一年，对门那女人几乎就骂了一年。骂谁？别人不知道可她知道。她不想干这受气生意。她一直在寻思这件事。

这天，有个从成都到小镇上收购药材的年轻生意人，由勾子嘴带着到她店里吃米皮。正当客人津津有味吃的时候，对门那女人又骂开了，骂的话很刺耳也很明显，既对主人也对客人。那个成都人对桃花说：“老板，米皮味道不错。不过，好像你的生意是顶着人家做的，这不好嘛，我们四川人很忌讳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勾子嘴连声附和。

桃花把客人看了看，现出一脸的愁苦，说：“我不做这个生意做什么呢，我也怕得罪人。”

“如果你愿意换个生意来做我保证比眼下这种一边让人吃，一边让人骂的生意好得多！”这个成都客人很精明，也很世故。说的话句句受听。

桃花急不可待地说：“如果客人看得起，就请拿个主意，我

也正讨厌这生意。”

“是呀是呀，”勾子嘴搭话说，“为这生意他们两家关系搞得很僵，镇长都调解过，但不顶事！你就给桃花妹子拿个主意吧！”勾子嘴对成都人说。他是今天在茶馆才认识这个人的。

成都客人说：“不妨搞‘小锅米粉’卖，这不费多大的事，只消改一改锅灶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学会的。”

“你会？”勾子嘴问。

“当然啦，”成都人说，“我家堂客就做这生意呢！”

桃花正求之不得，连声说：“那就请您到我家里来教教我，该拿多少工钱我不在乎！我今天下午就叫侍二去把你的行李拿过来。”

成都客人没有推辞，在桃花家一住就住了将近一个月。

桃花的店堂门口上，由勾子嘴题写了一块招牌：“正宗成都小锅米粉”。这玩意在小镇上算新鲜吃物，吃的人很多，就连县城里来的县长书记也由镇长们陪着来品尝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成都客人说要回成都，侍二又到王家丧事上帮忙去了。桃花特地备了酒菜替他饯行，还请了勾子嘴来作陪。吃完之后，勾子嘴说茶馆里的围鼓还在等他去座统子，于是匆匆走了。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且都有了醉意。那成都客人一直盯着桃花，桃花也显出一种不自在……当两个脱衣上床时，门外就突然有人大声吼叫。还没等他们穿好衣服，大门已被砸开了。一看，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是派出所的所长，两人吓得浑身直发抖。

所长四十开外年纪，个头高大，脸神十分严肃，只对着桃花说：“他是什么人？是干什么的？你们胆敢目无法纪乱搞，性质是什么？流氓！”说完，就一铐子把成都客人铐走了，并在

走出桃花家门口时，冷冷地留下一句话：“你等着，我过一会就来找你谈问题！”

第二天，成都客人被送到县城去了，桃花呢，说不是她的问题，只叫她写了一份检查。

勾子嘴很不平，但又不愿沾惹是非，以后也很少到桃花店上去了。

这事让镇上好生热闹了一些时间。

不过，桃花照样卖小锅米粉，人们照样去吃。生意反比过去兴旺。

那位所长此后经常光顾她的生意。有人问他：“所长，这女人这么坏，你这样早晚去吃她的东西，不怕有什么影响？”

所长脸一沉：“她是我们帮教的重点对象，谁要再说闲话就说明谁不懂政策！”

三

侉二从下场口王家丧事回来，见桃花神情不好，也听人说了桃花出的事，他始终不相信。有人故意当面说桃花的坏话，他很气愤，要不是有人劝阻，险些要拿煤铲打人。

侉二本名开祥，他和桃花都是鹿子坝人，又是堂兄妹，若不是桃花带他他不会到镇上来的。他身材矮小墩实，脸相长得丑陋。但他有力气，人也勤快。他自幼丧了父母，只念过两年书，是跟着哥嫂长大的。他显得有些傻气，不到十二岁，就跟哥嫂在队上混工分。十六岁那年，队长派他去区里学习语录歌，他高兴地去了，也学了不少。他回到队上，队里安排他作专职宣传员，配了一只铁皮喇叭给他，主要任务就是唱毛主席语录歌，

工分跟强劳动力一样，他很得意。

他过了二十岁，仍然是傻眉傻眼的，哥嫂很想与他分开过，但不好启这个口。嫂子主意多，要他去对面崖上胡家当上门女婿。他不干，说那姑娘脚蹼手残，又是个话都说不成的傻子，无论怎样也不领嫂子的情。哥嫂无法，只好和他分开过。一亩九分半的田土，他一点不费力，只要自己够吃够交公粮，他就觉得无忧无虑了。

这一年春天，他哥外出搞副业，久不回来，眼看苞谷吊鸡公尾了又在发黄，嫂就对侂二说：“兄弟，你帮我给苞谷淋粪去，不然没收成。”

侂二慨然说：“这事我早就想过，明天就淋吧！”

天气很好，风和日丽。侂二淋粪，嫂子薅草。当太阳偏西时，要薅淋的苞谷地也不多了。嫂子见侂二大汗淋漓的，一边撩起衣服揩汗，一边招呼说：“兄弟，你歇口气再淋吧！”

“这力气活路，今天用了明天又会有的，不累！”侂二一边说，一边抬头朝嫂子看去。他看见嫂子的肚皮白亮亮的闪光，一对大奶子肥鼓鼓的，觉得很新鲜，死死盯着。

嫂子生气说：“有哪样好看的！”

侂二红脸着低下了头。他想，他也应该有个女人。

过了一些日子，嫂子认真对他说：“听说你给旁人说要媳妇，不是哥嫂刻薄，不愿为你成亲，只怪眼下困难……如果你有了钱，你想要个什么样子的就会有什么样子的，只要你有本事！”

他不怨哥嫂，只怨自己没钱。他听说桃花回来了，一下子觉得有了希望，能到镇上去就能挣钱，有了钱，还愁没媳妇！

他于是要求桃花带他到镇上去。